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四

□ 12
3110
4



門 12
荒 3110
卷 4

左傳輯釋卷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閔公

註安 名啓方莊公之子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註杜 齊地

季子來歸

註杜

季子公子交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

而字之齊侯

註安

衡案傳云公請齊侯復季子次于郎以待之此國逆之尤盛者故書曰來歸

冬齊仲孫來

註杜 仲孫

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註杜

國亂不

得成禮不 衡案即位大禮國雖亂無不

即位之禮以禮先君所以行臣子之情也唯桓與弒君之謀蓋謂陰攝位而已為惠公大子即位固當故公然行即位之禮聖人從而書之以顯其篡弒之罪矣他繼弒

君而不行即位之禮者禮固當然

狄人伐邢

註杜

狄伐邢在

管敬仲言於

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註杜 敬仲管夷吾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註杜

左傳輯釋

卷之四

諸夏中國安 衡案夏大也謂中國諸夏猶也暱近也註 言諸侯此對戎狄故曰諸夏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註 杜以宴安比

相恤之謂也註 杜同恤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

公亂故是以緩註 杜十一月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

友也註 杜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 衡案慶父與齊謀立閔公遂專魯權季友

復之註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註 杜非師旅之事 季子

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註 杜湫仲孫名 書曰仲孫亦嘉之也

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註 杜時慶父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註 杜斃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

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

因重固註 杜能重能固則 衡案因仍也重不可動也固不可破 間攜貳

作二軍註 杜晉本一軍見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註 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 惠棟云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

風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縣不應為 以滅耿滅霍滅魏註 杜平

兄弟必傳寫之謫史記所見異辭當以世本為正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 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

以為大夫士焉曰天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註 杜位以卿謂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

吳大伯不亦可乎註 杜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 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註 杜言雖去猶有令名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註 杜為晉殺 卜偃晉掌 萬

申生傳 卜偃晉掌 萬

左傳 申生傳 卜偃晉掌 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以魏從萬，初畢萬筮仕於

晉遇屯杜：震下坎，上屯。之比杜：坤下坎上，比屯。辛廖占之曰：吉。杜：辛廖晉大夫，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衡案：劉說是也。

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車從馬。杜：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杜：震為足。兄長之。杜：震為長男。母覆之。杜：坤為母。

衆歸之，六體不易。杜：初一文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杜：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子孫必復其始。杜：萬軍公高之後，傳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僭徙之。海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應劭已明言此，故陽國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

之，是自城陽陽都遷於東海都陽，故應注都為齊人所遷，鄆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為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衡案：馬說是也。注都下當脫陽字，姑依原本。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就純吉，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二十二月，是未可禘也。故經書曰：吉禘于莊公，以譏其非禮。而傳釋之曰：速也。餘禘合禮，故直云于大廟。若此曰：禘于大廟，不見未可禘之意，故變文以明非禮耳。若五廟之外，別為莊公立廟，其失禮甚於刻桷丹楹，經當特書之，而傳亦必不獨以一速字釋之，今皆不然，則其於大廟審矣。注時當為特字之誤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杜：實弑，書薨，又不地。衡案：公薨必地，所以慎終也。而弑君不地，以薨于夷，以見實為齊侯所殺，義正相發，所謂微而顯也。杜以為史策諱之，淺乎其言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杜：哀姜外淫，故孫。安：正義賈服之說，皆以為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稱姜氏。不云姜氏，衡案：杜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立說故云哀姜外淫，謂其罪輕於鳥獸行，故稱姜氏，案姜齊姓，文姜齊女，與其兄淫，謀殺桓公，故經不稱姜氏，傳釋之曰：絕不為親，禮也是絕齊不為親，非絕文姜也。賈服及杜皆不通此義，以稱姜氏與否定二姜之罪，非經傳之意也。說詳於莊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杜：秋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杜：無傳，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安：衡案：傳不釋者，元年仲孫來之例可。

之，是自城陽陽都遷於東海都陽，故應注都為齊人所遷，鄆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為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衡案：馬說是也。注都下當脫陽字，姑依原本。

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就純吉，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二十二月，是未可禘也。故經書曰：吉禘于莊公，以譏其非禮。而傳釋之曰：速也。餘禘合禮，故直云于大廟。若此曰：禘于大廟，不見未可禘之意，故變文以明非禮耳。若五廟之外，別為莊公立廟，其失禮甚於刻桷丹楹，經當特書之，而傳亦必不獨以一速字釋之，今皆不然，則其於大廟審矣。注時當為特字之誤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衡案：公薨必地，所以慎終也。而弑君不地，以薨于夷，以見實為齊侯所殺，義正相發，所謂微而顯也。杜以為史策諱之，淺乎其言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安：正義賈服之說，皆以為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稱姜氏。不云姜氏，衡案：杜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立說故云哀姜外淫，謂其罪輕於鳥獸行，故稱姜氏，案姜齊姓，文姜齊女，與其兄淫，謀殺桓公，故經不稱姜氏，傳釋之曰：絕不為親，禮也是絕齊不為親，非絕文姜也。賈服及杜皆不通此義，以稱姜氏與否定二姜之罪，非經傳之意也。說詳於莊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杜：秋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杜：無傳，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安：衡案：傳不釋者，元年仲孫來之例可。

也推十有二月狄入衛杜書入不能有其地鄭棄其師杜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

而克奔陳故克扶安衛案傳云師潰而歸則亦未棄其師也然鄭伯惡高克而其師以告魯也註其師久而弗召是棄之之道也故書曰鄭棄其師此乃夫子特筆蓋鄭人告高克出奔夫子原其意以貶之所以明人君待臣撫民之道也若以告辭而已何以春秋為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

奔晉杜舟之僑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安衡案言速故書初公傳奪

卜齟田公不禁杜卜齟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傳而遂成

月辛丑共仲使卜齟賊公子武闈杜宮中小門成季以僖公適

邾杜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

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杜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杜慶

歸共仲於魯及密而死杜注密魯地非是也杜注密魯地非

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安衡案慶父殺君之賊季友不能正其

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註罪而誅之春秋沒其死而不書所以

深罪魯君臣也故傳詳載其事以釋之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

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為僖元年齊人殺

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註僖公請而葬之

註以居厚因存母子不絕之義為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

卜楚丘之父卜之杜卜楚丘魯註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杜

杜兩社周社亳社兩社註安正義穀梁傳曰

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衡案亳社殷社也定六年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

國人于亳社周社即魯社對亳社立言故曰周社杜依用彼文故亦言周社耳

外朝在雉門外問於兩社治朝雖在雉門內與兩社相去不遠亦可以言問矣

季氏亡則魯不昌安衡案季氏追書之辭凡傳未生而稱氏未死而

又筮之註舉論欲使後人易知故改舊文耳餘皆放此

遇大有杜乾下離註上大有乾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之乾杜上乾乾下乾

曰

杜 蒞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杜 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杜 遂以名。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安 正義服虔云：車有藩曰軒。 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杜 決斷，矢示以禦難。 國擇利而為之。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取其文，章順序。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百詩曰：下文狄入，衛方是入，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齊桓告諸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侯之文殊不然，衛索衛國雖滅，狄不能有其地，不日復盧於曹，社稷猶存，故經從不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散之狀，於文不得，不言滅，注鑿。 衛侯不去其旗。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戰乃納旌于 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殺中胡說是。 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之又敗諸河。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宋桓公逆諸河。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曹 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從水劫曹，傳作曹古字省也，衛 許穆夫人賦載馳。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不可故作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

杜 贊助也，玦示以當 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百與門材

杜

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

歸夫人魚軒

杜

以魚軒夫人車

重錦三十兩

杜

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安

馬宗璉云觀禮重賜無數鄭注重猶善也鄭人

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杜克

鄭大夫也

杜

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

安

衡案惡高克而及其師久而弗召是棄鄭大夫也鄭

人為之賦清人

杜

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之也傳詳序之釋所以書鄭棄其師也

安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

山臯落氏

杜

赤狄別種也

安

惠棟云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杜

里克晉大夫

安

衡案大祀謂宗廟欲下文言冢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杜

膳廚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

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杜

帥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杜

宣號今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

杜

國政正卿

師在制命而已

杜

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杜

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

安

顧炎武云失官人之道衡案專命則君失其官稟命則不威是為帥必不威也

是君之職而使大子為之是謂君失其官也不知軍率御職天子六軍六卿將之大

師為君職則古之人君皆失其職矣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

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杜

謂居

教之以軍旅

杜

謂將

不共是懼何

故廢乎

安

正義克謂不共臨民軍旅為懼矣何故憂其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

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杜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

杜

玦

狐突御戎先友為右

杜

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

安

申生御申生以天子將上軍梁餘子養

御罕夷先丹木為右

杜

罕夷晉下軍帥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

安

羊舌大夫為尉

杜

羊

佩之金玦

杜

玦

大夫叔向祖先友曰衣身之偏註杜握兵之要註杜在

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隱註杜非惡意也註杜兵要遠災註杜衣身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註杜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註杜

之章也註杜佩衷之旗也註杜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註杜

服其身則衣之純註杜亦用也註杜用其衷則佩之度註杜

其事也註杜今命以時平閱註杜

服遠其躬也註杜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註杜

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註杜寒涼殺離言無溫潤註杜

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白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註杜

服於社註杜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註杜服軍

之常也註杜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註杜雜色奇怪

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註杜顧炎武云人臣賜玦則去故註杜

服也狂夫阻之註杜阻疑也言雖狂註杜夫猶難服之註杜日盡敵而反註杜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註杜違去註杜狐突欲行註杜

可取子其死之註杜寒薄註杜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註杜

桓公註杜云存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註杜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註杜五為外寵美齊註杜

為嬖子曲沃為大註杜陸榮云古人接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註杜

都故曰亂本成矣註杜寵嬖子二事杜說誠大拘矣顧炎武云曲沃即申生所居豈註杜

左傳卷之四

左傳卷之四

左傳卷之四

左傳卷之四

可謂其生亂乎惠棟云說文諡深諫也衛案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

之註杜奉身為孝不註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註杜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

成季之繇乃事之註杜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註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

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註杜亡之困註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註杜大布纈布大

也註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註杜加惠於百工註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註杜

之宜也註安註衛案勸宋本作勤正義註元年華車三十乘秀年乃三百乘

註杜註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遊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左傳輯釋卷四終

左傳輯釋卷五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註安註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註杜齊師諸侯之

次例在莊三年聶北刑地註安註正義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

在事後者案兵觀釁或畏敵不敢進故多為取詞次在事前者事由次而成故為褒

詞傳云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是非案兵觀釁又非畏敵不敢進刑人怯弱不

能待師至救邢之事由次而成故經書曰次于聶北救邢文雖隨事實而

褒貶在其中故傳舉事實以釋之杜云案兵觀釁孔云無義例皆非也夏六月

邢遷于夷儀註杜註邢遷如歸以自遷註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註杜傳例曰救

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註安註正義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關故總稱諸侯此

文不可言諸侯師故註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關總書為取故雖則

煩文而再列三國衛案上經以邢自遷為文與三國救邢若

別事然故再列三國耳諸侯城緣陵不始書其人與此自別秋七月戊辰夫

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註杜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註安註正義傳在閔

左傳輯釋 卷之五

孫于邾遂終言之衡案夫人薨不地今書地者明其見殺也與

君薨地試君不書地相照其義自明故傳直舉事實以釋之

改號曰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公及其會而不書安衡案既盟而公敗邾師于偃與不盟同故敗不書盟下經繼

盟還不以盟告註之曰公敗邾師于偃所謂屬辭比事之義也故傳釋下經曰

虛丘之成將歸者也明邾人無罪而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公背盟敗之經所以沒盟不書也

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

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

嘉獲之意耳是釋

特書之意耳

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

之於魯信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謚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欲稱其謚而

未葬無之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譏齊桓責魯僖

之說皆非也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

即位之禮有闕

安衡案公出故

非不行即

位之禮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臣子率意而陰故無深淺常准聖賢

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臣私其君猶子私其父故曰諸侯救

諱國惡禮也此夫子特筆故傳詳言之杜以為率意而隱非經傳之意也

邢侯實大夫而曰諸侯人潰出奔師

杜奔北之師也邢

救邢此次于北乃所以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杜皆撰具遷之

安衡案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實元

註無所私取

安衡案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實元

註年傳邢遷如歸以釋經以自遷為文也

夏邢遷于夷儀

杜侯伯州長

註也分穀泉

秋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

杜犂即榿也

安釋文犂

註地有二名

音洛衡

案春秋之時會盟多異地此犂疑亦是別一地未可

定為犂傳將釋經所以沒盟不書故不言會而言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

而敗

安李惇云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怨惡亦不因送

之

註夷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

丘之成將歸者也

杜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成虛丘欲以

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

之

左傳卷之五

哀妻非有母子之情也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為魯地或是邾人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戌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為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已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衛案傳未有言兵所往者此言虛丘之戌將歸者明邾師不侵魯也公八月與邾盟于櫟而九月敗其師於偃其曲在魯雖盟猶不盟故傳言此以釋釋會所以不書盟之義也杜注鑿甚

冬莒人來求賂杜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杜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

之獲而書之杜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

者也杜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殺之則已甚矣元年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言與知之則其非首謀可知矣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楚丘衛邑不言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杜無傳反哭成喪

五年杜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用大師焉曰滅昭十三年吳滅州來州來邑也而亦曰滅與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別是一義故此亦言滅也

人黃人盟于賁杜賁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賁城黃與賁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秋九月齊侯宋公江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杜君死國滅南都邑蹂躪不可復辨識諸侯為城楚丘而正之封城使可得而守

後也杜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杜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杜懦弱也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杜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

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

注義

注安

注義

注安

注義

注安

注義

服虔以為莫為不道伐鄭三門謂莫伐晉也莫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思以誘之沈彤云蓋稱虞之能報讐雪恥以引起己之請罪於虢使假道之言易入解云稱其強誤馬宗璉云水經注引土地名河東皮氏縣冀亭古之冀所都是冀為一國之證鄭元曰傳嚴東北十餘里即巖輪坂說文鄭晉邑郡國志補注引服虔曰鄭晉別都衡索服說與說文合沈說雖通當以服說為正

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冀國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杜逆旅客舍也虢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

舍以聚眾安顧炎武云邵氏曰逆旅近晉南抄晉邊邑道以請罪于虢杜問虢伐已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杜喜於厚賂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

陽杜晉猶主兵不能獨伐虢故二帥往會安顧炎武云請先伐虢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其師俱伐虢耳二說皆非先書虞賄故也杜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

貫服江黃也杜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寺人

敗我于桑田杜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杜鑿所以自昭而益其疾也杜驕則生疾安衡案也虢公之患在驕不脩德杜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也虢公之患在驕不脩德杜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杜經書侵傳言伐木以伐興權行侵掠為後

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徐人

取舒杜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盧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六月雨杜示旱不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

齊涖盟杜涖臨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

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

齊侯

左傳

卷之五

日

齊侯

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及公子友如齊蒞盟註杜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

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註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註杜孔叔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註杜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註杜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

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註安正義服虔云風放也北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

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註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北牡相誘蓋是未界

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于也註衡案吳楚之戰起於爭桑北牡相誘以

攘之亦類也故楚子言此以詰齊所以出師註疏極是陸榮引馬永卿為醜詆之辭

李博謂言相去之遠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言遠極矣何必待更言風馬牛而後始

知其遠哉且馬牛風逸不有過十里者又不可以言遠也註陸云馬牛之風猶不相及

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謬尤甚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大公註杜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註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安正義鄭玄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

大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

九耳王引之云邶風旄丘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案王

注專得釋

卷之五

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然則方伯
 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
 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今居五
 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
 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五文耳五服即九州也衡案五謂爵九謂
 州非立言之體故鄭不從服說為東西二伯各統九侯十八伯之半觀下文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所履皆陝以東之地則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乃成王命大公為東伯時之言故下文又云夾輔周室明大公為東
 伯與西伯相俱輔周室故言夾輔鄭說洵不誣焉孔穎達從杜說以穆陵無棣等為
 齊境故未達鄭意耳王以為五服九州之侯伯果然其權太重與天子無異非聖王
 立官之法也直解其文而不考諸道不謬者鮮矣

陵北至于無棣

杜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安陸祭云史記司馬貞注云今淮南有故穆

以縮酒寡人是徵

杜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所貢蓋亦是類也

人諱而不赴諸侯安正義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其故故問之
 趙汭補注云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膠解王
 及祭公皆沒於水中也衡案船板極厚王所乘其船又必大非膠力所能膠世紀所
 載蓋俗說耳

其問諸水濱

杜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子使屈完如師

杜如徑之師觀強弱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杜乘共

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

杜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

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

杜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

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杜方城

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安釋文漢以為池本或作漢水以為池

水行字臧琳云注云方城山在南陽

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

雖衆無所用之

王念孫云

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之不言山也雖衆無所用之

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申侯鄭大夫當有供給之費故

若出於東

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東夷鄭魯徐夷也觀兵示威

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東方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屣其可也

杜草

齊侯說與之虎牢

還以鄭邑賜之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杜草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

死王事加二等

禮加一等凡諸侯薨

謂以

於是而有以袞斂

袞衣公服也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

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杜筮謂以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如此聖人演筮以為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衡案參考諸書古人實以龜為長若古無此義卜人欲以一時權宜使晉侯合筮從卜勢必不能且疇人輩各重其業必不妄誕以亂其名蓋周公既沒易理不甚明於世其繇又少故當時最貴龜及仲尼作十翼以闡明其義周易益盛而龜卜遂廢後儒習於今日所見因疑龜長之為權辭耳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

杜正義釋畜云夏羊杜翰北殺則翰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翰為美也服虔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陸榮云攘猶攘羊之攘言專愛之則能使公心一薰一

之渝

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

猶十年尚猶有臭

杜蕙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婦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

杜齊姜大子大子祭于曲

夢齊姜必速祭之

杜齊姜大子大子祭于曲

衡案夢則情鍾故命

之徐不必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

之徐不必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

之徐不必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

之徐不必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

之徐不必言求食

沃歸胙于公

杜注 胙祭之酒肉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杜注 酒毒

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杜注 正義

晉語說此事云公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董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畧當如國語也賈逵云董烏頭也衡案祭肉於地地未必墳可知其祭酒也

新城

杜注 新城安

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

杜注 衡案大子奔新城則公至召申生可知矣左氏之文簡而能盡如此正義云此傳既畧蓋未達左氏行文之法也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杜注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

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

杜注 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杜注 稱晉侯惡用

安 閻若瓌云春秋之

用周禮傳則芻采諸國之史而為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意得之馬宗璉云申生死在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之證經書在五年春此經用周

正之證衡案傳引舊典以論事例用夏時而不月其記事用時月者純用周正未嘗雜用夏正而經傳有參差不同者傳記事實經從赴告因以敗之也晉侯四年冬殺

世子而五年春乃告者蓋以讒殺世子心知其非因循不敢赴諸侯而其事不可得而掩其因赴告之詞以掩其非故至春乃赴經從赴而書之春而傳先載其事於四

年冬以釋之所以誅其心也閻馬諸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注 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

人反以此為傳用夏正之證淺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 夏公孫茲如宋

命不越竟故奉公命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聘於卒因自為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 杜注 惠王太子鄭也而殊會尊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

首止 杜注 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 鄭伯逃歸

不盟 杜注 逃其師而歸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注 弦國在文陽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杜注 無 冬晉

文作軟音犬皆非今從宋本岳本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注 軟縣東南 冬晉

釋文軟音犬皆非今從宋本岳本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注 軟縣東南 冬晉

人執虞公

杜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

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杜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杜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

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安而觀起於東西故名兩觀又稱觀臺或謂

之門臺也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杜分春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啓立春秋立夏閉立秋立冬

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安正義劉炫規過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為之但上文有

雲物分至啓閉公亦登觀臺互見省文皆日官奉公命占而書之

為備故也

杜素察秋祥晉侯使以殺

天子申生之故來告

杜釋經必須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

蒲與屈不慎寘薪焉

杜謹讓士為

晉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

杜讐猶對也

言不讐之讐漢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為讐

無我而城讐必保焉

杜保而寇讐之保又何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

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杜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杜言城不如此三年將尋師焉焉

用慎

杜尋用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杜衡案三公本宗與

杜二公子也士為謂

杜三公子也言他

杜三公子爭不知所從也

杜三公子爭不知所從也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投乃徇曰投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

杜因聘而娶故

祛遂出奔翟

杜傳實其事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杜會

杜會

杜會

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杜子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

其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杜宣仲轅濤塗

故勸之城其

賜邑

杜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

請於諸侯而城之美

杜樓稽之備美設

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杜為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杜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

使叛齊也晉楚不服

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

安衛案莊十年齊人

執鄭僂傳云鄭不朝也至此

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

輕輕則失親

杜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

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弦

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安衛案穀石經作穀而各本公其

訂誤今

正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杜姻外親也

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翫

杜翫習也

安衡案翫玩通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杜謂二

年假晉道滅下陽

安衡案謂本或作爲非注同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

杜輔頰輔安車牙車

王念孫云唇亡齒寒取諸身以為喻也輔車相依則取

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推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杜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

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

安顧炎武云不從者謂大伯不在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

伯虞仲大王之子也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大王有翦商之志大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何以異哉

孰仲孰叔王季之穆也

杜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孰仲孰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

號字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註：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偏乎？註：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註：據，猶安也。安，主引之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

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註：杜：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註：安。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註：杜：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註：安。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註：杜：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註：安。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註：杜：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註：安。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註：杜：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註：安。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註：杜：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註：杜：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註：杜：臘，歲終祭眾神之名。

註：安。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文而已。泰承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素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云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蜡各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又素禮，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棟業，亦應蔡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泰惠十二年改蜡為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泰始有臘祭，考之不審耳。衡案泰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者，蓋泰間於戎狄，百事不能如禮，至是始能舉行臘祭，與諸夏同，非謂諸夏本無臘，泰始初是祭也。月令見於呂不韋書，故先儒皆以為其所撰，今詳考其所載，皆本於先王之禮典，非不韋客所能辨，然則月令一書，非戴記采於呂覽，呂容拾古傳記以攙入其書中耳。未足以臘為泰所初祭，名之也。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註：杜：不更，舉兵也。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註：杜：上陽，魏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

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註：杜：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註：安。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註：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也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癯瘦憐之願
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戎服漢書作袴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
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衡案析音析古音音說文析从刀斤聲詩小雅庭燎旂與晨韻此與晨辰振韻段玉裁云古人有合音此類是也

鶉之賁
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杜鶉鶉火星也賁賁為星之體也
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

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日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戲之子未有
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
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安安衡案此本多作亂岳本作亂今從之
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安衡案此據星辰以推時故下偃依夏
則記事正文故左氏用周正而正之曰冬十二月
丙子朔立文之嚴如此而猶謂左氏混用夏正乎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杜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
行疾故至且而過在策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杜不書不告也周十
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杜秦穆姬晉獻公女送
而

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杜虞所
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

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杜新城鄭新密
今發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杜楚子不親圍安齊召南云傳明曰楚
以圍者告

遂救許杜皆伐鄭之諸侯
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杜無安正義二十八年
公會晉侯云云

于溫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
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執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
異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為義例衡案公出有兩事以
其所重告廟此救許不與楚戰伐鄭是主救許是客故以伐鄭致二十八年圍許重
於會于溫故以圍許致經
意各有所當釋例非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杜賈華晉大夫
非不欲效力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杜嫌與重耳同
謀而相隨

不如之
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
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

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杜首止盟在五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安

顧炎武云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

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衡案顧說是也如杜所解傳文當刪所字移鄭字於以字下

否則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

以見楚子於武城

杜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視

安惠士

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視

杜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繫手將受死故衰經

安惠士

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而縛之亦謂反借而縛之杜元凱以為唯見其面非也衡案面訓背是也古人用字有相反為義者亂訓治乞訓與之類皆是也

楚子問諸逢伯

杜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啓如是

杜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

杜被除凶之

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杜無傳邾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杜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

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

曹伯班

卒

杜魯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

杜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杜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謹有之曰心則不競何

憚於病

杜競強也憚難也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

安衡案言知齊伐鄭之所由來也齊之伐鄭本為逃盟與楚非由申侯

然申侯楚人鄭伯又信轅濤塗之譖因欲以已與楚為申侯之謀殺之以說齊故云知其所由來

姑少待我

杜欲以申侯說

之譖也

杜濤塗譖在五年

初申侯申出也

杜姊妹之子為出

有寵於楚文王文

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

女疵瑕也

杜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杜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杜法政峻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

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杜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

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

方所當貢天子之物安趙子常

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三族鄭

君若去

之以為成安衡案本或

我以為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杜鄭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杜守君命

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

亦可乎杜子華犯父命

對曰君若殺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杜列姦用

正義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杜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

君盟替矣杜替廢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安

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杜介因

衡案孔叔欲與齊而子華譖之

衡案不令諸侯記

之非盛德之事也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

左傳輯釋 卷之五 十一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

得罪於鄭久鄭伯使請盟于齊杜以齊侯不聽子華故安侯脩禮於諸侯耳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傳終言之是時鄭人未知其謀也安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杜襄王

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杜

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為八年盟注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杜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鄭伯乞盟杜新服未與會故不夏

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杜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

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覺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安顧炎武云夫人者哀姜也哀姜

信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熈異常故書之注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

附於誌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衡案鄭康成

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杜云禘三年大祭之名蓋合禘禘為一也但鄭據禮緯緯書

雖不可盡信亦確有不可易者焉杜則主喪終吉禘之說為三年大祭之名耳要之

禘大祭也又夏祭曰禘此云秋七月禘于大廟周七月夏五月則此禘亦夏祭也因

夏祭以致夫人仍用審諦昭穆之禮取其名之同也若必待五年大祭然後附新死

者之主假令禘後即死三年喪終之後其主將焉安故聖人設此禮以通其窮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杜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

發喪杜王人會洮還而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

于采桑杜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杜恐恐深而虢射曰期

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杜明期

言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

薨于寢不安顧炎武云邵氏曰殯於廟謂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得致也注惠棟云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

左傳輯釋

卷之五

十五

祖之外不止行，但君贈焉，則止。廢車拜之，然此在路上，亦可謂之殯乎。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帶之難。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襄公也，日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

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祖之外不止行，但君贈焉，則止。廢車拜之，然此在路上，亦可謂之殯乎。

有大叔帶之難。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襄公也，日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

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杜七十曰耆

安正義釋言云耆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為耆釋名云

八十曰耆耆鐵也皮黑如鐵陸祭云詩毛傳及說文釋名爾雅注皆云八十曰耆今計齊侯年亦未應及此蓋方如優禮因過稱之衡案易稱大耋之嗟則八十近是況毛許諸大儒根於古義不敢臆斷而皆以為八十其言可從但此假以稱其老恐不可限以年數當以釋言耆老也為正訓對曰天威不違

顏咫尺

杜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隕越于下

杜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

以遺天子羞敢

不下拜下拜登受

杜拜堂下受

安衡案言若貪天子之命不下拜必為天致隕隊之罰天子必羞之故云遺天子羞遺胎也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杜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

侯曰可無會也

杜晉侯欲來會葵丘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

戎

杜在莊三

南伐楚

杜在莊三

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

矣

杜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杜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安衡案存猶察也言當用意存察亂所由起

晉侯乃還

杜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

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杜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

初獻公

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杜言其幼賤與

安釋文

小反又亡角反陸祭云大玄曰藐德靈微失范望注藐小貌毛是韻引此傳文亦云藐小也弱也杜以為藐速之意非是衡案釋文藐妙小反是讀藐為眇蓋漢儒有訓小貌者故陸出此音也荀息傅奚齊而并託卓子故云

諸孤傳不言卓子者文省耳王引之云諸者通非也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杜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

誓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濟君之靈也

安衡案靈福也

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杜往死者居生者耦兩

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

子之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杜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

也安顧炎武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衡案行與言違其言不可復杜注古義也顧說反失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安衡案言無所辟死也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杜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杜次喪

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

安衡案未葬則尸在於寢一堂不容兩君故曰其君之子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

杜詩大雅言此言之難治甚於白圭

荀息有焉

杜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陸祭云李德裕窮愁

詩云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溫公亦云獻公廢長立少荀息不能明白理義格其非心而遽以死許之是其玷於前而不可救於後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褒也元凱之言失其志矣衡案荀息許死在獻公將薨之時是時申生既死二公子亦亡其當立者非奚齊而誰且諫廢長立少當在公子未死亡之前而爭之垂死託孤之時不唯人情所不忍為入臣之道恐亦不當如此然則廢長立少咎在獻公荀息以死衛其孤非其罪也唯非其罪故經書之曰

晉大夫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經既如此傳何為貶之故云荀息有焉凡傳云有焉者皆褒之之辭杜注不誤

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

杜高粱晉地在平陽縣西南

李惇云高粱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

傳九年傳齊伐晉及高粱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粱之墟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粱注在平陽楊縣西南索平楊縣為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十五年注衍氏字若九年注則陽下脫一楊字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書

杜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杜卻芮

祖父從夷吾者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杜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

入而能民土於

何有從之

杜能得民不患無土

安衡案能與柔遠能近兄弟不相能之能同能順適也

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

杜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

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杜言夷吾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

夷吾弱不好

弄

杜手戲也

能鬪不過

杜有節制

長亦不改不

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

杜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

安惠士奇云呂覽慎大覽詩引以為詩詞蓋逸詩也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

之謂也

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闡行自然合天之法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杜僭過

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

克

杜既僭而賊

難哉

言能自定難

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杜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

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杜無

狄滅温温子奔衛

杜蓋中國之狄滅而居

其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杜

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

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杜

顧炎武云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是荀息之

忠同于孔父仇牧衡索晉以春告則卓立踰年矣故書其君經捨實而正名故九年傳先經緯之耳荀息不書字者奚齊孽子而甘為之傳不能正其始雖為君死其義

不足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杜奚齊

君所命卓子又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秋七月冬大雨雪

杜無傳平地

尺為大雪

十年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

杜安

衡索能順適也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杜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叛

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杜

周公忌父周卿

士王子黨周大夫

晉侯殺里克以說

杜自解說不篡

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

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杜

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

聞命矣伏劍而死

杜安衡索里克欲納文公惠公知之故殺之以自解說其罪

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數其罪而責之故經不稱公殺而以國討為文也

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杜

平鄭

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杜安

衡索及連累也

晉侯改葬共太子

杜

共太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

左傳輯釋

卷之五

十八

下國

杜沃新城

遇天子天子使登僕

杜忽如夢而相見孤突本為

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

衡案是夢耳而傳記之如實遇天子乃文之至幻者也十五年傳秦穆公曰亦晉之妖夢是踐是也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安

正義賈逵云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衡按此以改葬共天子起文馬說是也賈君惠棟引唐尚書說為申生妃說

詳於十五年

余得請於帝矣

杜請晉

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

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杜歆饗也

且

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

杜之祀為無

安衡案是利饗宋本如此諸本脫此注盧文昭云為疑

謂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杜城新

曲沃也將因巫而見

安衡案申生馮巫者則巫者即是申生故云而見我焉他日不親遇因巫而見則此其為夢益明

許之遂不見

孤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赦於韓

杜赦

也韓晉地獨赦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

以召之

杜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安正義鄭玄注曲禮云問猶遺也

臣出晉君君納重

耳蔑不濟矣

杜蔑無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

杜冷至

夫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

杜祁舉晉大夫

及七

輿大夫

杜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安正義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為

申生報怨繼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齊召南云韋昭注國語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說同服義阮元云陳樹華云上字當作下前申生將上軍句上亦當作下也按閔二年傳云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陳樹華所訂是也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歆

累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

杜與大夫

平豹奔秦

杜平豹平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杜大

秦也小怨里平

公曰失眾焉能殺

杜謂殺里平之黨

違禍誰能出君

杜謂豹辟禍也為明年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杜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安阮元云公羊疏

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今諸本有父者衍文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社無傳婦人送迎不出

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社無傳過安衡案周之八月今之六月禾稼正殷不得雨則枯蓋

以旱而雩焉爾傳不言早者既釋於前也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社釋經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

公內史過賜晉侯命社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師士內史過周安衡案

云諸公奉筮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是王賜諸侯命公與大史命之故王使二人也不遣大史者時或有事以內史代之也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

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社為惠公不終張本安衡案世如實延於

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社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

者今伊關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社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我以

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社為二十四年天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

伐黃社黃人恃齊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社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

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社無傳遺世子與偕公同盟甯母及洮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社楚丘衛國都郭郭也為明年春秋侵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能害我夏楚滅黃社郢都王以我難故討王子帶社王子帶前年

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社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

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社安衡案王制曰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社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侯爵國高命於天子故謂之天子之二守言天子使之守齊國乃推尊之辭耳非天子實命以為齊守臣也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

杜也

陪臣敢辭

杜

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曰舅氏

杜

伯舅之使故曰

舅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杜功勲美德

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

安

惠棟云應讀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為膺廣雅釋言云應受也王

引之云古訓應為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衛案應讀曰膺膺受也故廣雅直訓為受督讀為篤尚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言余嘉尚膺受女功勲美德謂為篤不可

忘也杜訓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杜

管仲不敢以職自

安

王念孫云受

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

本皆沿其誤杜註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大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君子曰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杜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

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餘

顧炎武云史記索隱曰世

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

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衛案此君子蓋丘明同時之人見管氏之世祀而

稱贊之非懸斷於當時之辭世本武至耐步皆益子則又世為大夫特無賢者顯於世耳昭十一年申無字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賴之亦管氏世祀之一

證杜注大謬

經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杜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公

杜無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杜無傳冬公子友如齊

杜無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杜前年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

杜不言子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

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

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杜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冬晉荐饑

杜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

何求

杜言不損秦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

杜

不義故

謂百里與諸乎

杜百里秦大夫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杜欲為父秦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

雍秦國都絳晉國都

命之曰汎舟之役

杜從渭水運八河次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夏六月李姬及鄆子

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杜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琊鄆縣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安阮元云晉書地理志元城

屬陽平郡二十三年傳出於五鹿注亦云陽平元城縣

狄侵鄭

杜無傳

冬蔡侯貍卒

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杜闕謂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鄆李姬來寧公

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杜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鄆昏既來朝而遷安萬斯大云

此鄆李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鄆子為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李姬何以不繫鄆下云及鄆亦書歸于夫人也或疑明年李姬歸鄆為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鄆非始嫁叔姬則歸鄆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

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杜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冬秦饑使乞糶

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杜慶鄭晉大夫

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杜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糶言既背秦施為怨以深雖與之糶猶無皮而施毛安

陸祭云晉語韋昭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然則

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杜

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

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杜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楚人伐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杜名開

牡丘地名開

遂次于匡

杜匡地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

杜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

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安惠棟云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略同昭四年經

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司馬彪曰汝南褒侯縣有賴

八月螽

杜無傳

九月公至自會

杜無傳

季姬歸于鄆

杜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

婁林徐地有婁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婁林徐地有婁

例得大夫曰獲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杜晉侯背施無親

懷諫遠卜故貶絕下從眾臣之例而

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安中井積德云凡諸侯書執者或於會或於

國如衛侯虞公是也如晉侯是野外陳上

擒獲之其書獲乃其宜也

不必言從臣例衡紫獲執事同而執異彼不敢執則謂之

執執不敢就執則謂之獲不言以歸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將晉侯以入國

舍諸靈臺故不言以歸皆從實而書之耳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杜因彼文橫生國君生獲曰以歸大夫生死皆曰獲之例解

此經為下從眾臣之例不知臨陳停敵猶田獲禽貴賤死生皆可言獲但社稷重於

君國君陳沒則社稷亦亡故經舉其重書滅而傳以君臣之辭釋之即禮所謂君死

於位曰滅是也豈得

以為生獲之例哉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

之盟且救徐也

杜葵丘盟

在九年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

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

厲以救徐也

杜晉侯入在九年穆姬

申生姊秦穆夫人賈

君晉獻公次

安正義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

妃賈女也

人及大子申生惠棟云獻公娶于賈則是正妃為惠公之適女何

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為近之衡案惠說

是也而未盡焉獻公娶于賈賈女雖少亦必十五六無子而烝於齊姜又當有三四

吾則夷吾生時賈女年應三十左右惠公之年雖不可的知然莊二十八年獻公使

左傳輯釋

卷之五

廿四

之主屈而夷吾能詐築城不慎則亦必成童以上則其入國之時應三十五六以此推之賈君果為獻公次妃年既六十餘惠公雖無禮何必於此老嫗以招穆姬之怨哉上流曰孫賈君既非獻公所娶則必為申生妃申生穆姬同母弟故屬其妃傳雖不言乎可得而推矣夷吾無禮謂改葬說詳於十年傳 且曰盡

納羣公子註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

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註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

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與註杜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晉饑秦輸

之粟註杜三年 秦饑晉閉之糶註杜四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

之吉註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 顧炎武云卜徒父秦之卜

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 涉河侯車敗詰之註杜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之

詰之註杜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註杜巽下艮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天狐蠱必其君也註杜於周易利

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註安顧炎武云邵氏曰千乘侯國

辭以孤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註安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

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

一非君而何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且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

藏之類故不言易衡案蠱卦自三至五為震震為車三位為諸侯大國千乘故云千

乘自初數至三始得震初爻故曰三去三去即三敗也餘猶後也良為鼠狐陰獸亦

鼠類也六五以陰居君位乃雄狐之象良又為止止猶獲也故曰獲其雄狐蠱害也

此以卦名釋繇辭言雄狐見害是必獲其君顧引邵氏以去為除惠士奇以去為法

訓為遮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註杜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 歲云秋

皆非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註杜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良為山

實則材為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註杜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

久所取 緣上文卜人之言遂以為車壞其說拘而陋矣衡案據傳文是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註安衡案韓在河東秦師涉河及韓故云深 對曰君實深之可

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去弗使註杜惡其不孫不以為車 步揚御

我家僕徒為右註杜步揚御 乘小駟鄭入也註杜鄭所獻馬 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註杜變易人意衡案馬懼則變常將與人意相違易註安言人欲進而馬退人欲左而馬右也亂氣狡憤陰血

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註杜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註杜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註杜謂奔梁入用其寵註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

國乎註杜狃怏也言辟衡案怏習也習以為常也阮元云說文本有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註杜列位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註杜得囚

言必也壬戌戰于韓原註杜九月十日晉戎馬還潯而止註杜潯泥也還使

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上註杜復戾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註杜輅迎也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註杜經書十一月壬戌晉

大夫反首拔舍從之註杜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

至註杜孤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衡案踐履也謂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

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幣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註杜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

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安傳遜云履新示欲自焚衡案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杜免衰經遭喪

註秦伯云既而喪歸傳說是也安衡案行人司寇屬官非夫人所能使此使蓋內小臣之屬同

服此服迎秦伯且安禮天官內小臣職曰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此雖非好事

告將以恥辱自殺註然既掌為后使則其凶事亦當使之安且告者使之告登臺踐薪之狀也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

死唯君裁之安衡案釋文正義俱以此四十二字為後人妄增案杜注上文

註且告曰且告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四十二字杜必不注後

人為闕文遂妄增之耳當定為衍文安乃舍諸靈臺杜亦所以抗絕命不得通

內外註衡案抗本或作杜內下有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是杜

內註注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三十乃釋文混入杜注者而又二誤七大謬

今從足利本宋安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本晉本淳熙本註用之杜若將晉侯入則杜大夫其何有焉杜何有猶

以重我杜拔謂反首杜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

背天地也杜食消安陸祭云按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

註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謂言而不行若

自食之耳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杜任當也杜公子繫曰不如

殺之無聚慝焉杜公子繫秦大夫恐夷註子乘曰歸之而質其大子

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杜祇適安衡案惡如周

註言成秦晉相註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杜史佚周武王註無怙亂杜恃人

惡之禍也註利已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

飴甥且召之杜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瑕呂名飴安顧炎

註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註子金教之

馬宗璉云瑕迤桃林之塞在解與倚氏二縣之間晉近秦之重鎮註子金教之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杜恐國人不從故註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

稷矣其卜貳圍也杜貳代也圍惠安惠棟云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君弟

註謀社惟卜之日稱戴君衡案貳儲貳圍為大子故曰貳註眾皆哭杜哀君不

衡案悲下貳註晉於是乎作爰田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安正義服虔孔晁

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陸榮云爰國語作輅注曰易也為易田之法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輅田注曰周制田三年一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所是也說文作輅徐鍇曰爰輅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惠棟云爰田者猶哀公之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丘甲也外傳爰作輅賈逵曰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曰爰輅文以為車輅字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為輅服訓爰為易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高君制輅田豈亦賞衆以田邪外傳所云賞衆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衡案惠棟云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云作也其言是也爰田州兵從前無其法故皆曰作矣晉語云呂甥教之言今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為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國也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輅田注買侍中云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或云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今案下文云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是作州兵因衆說而衆說因征繕以下之言則此作爰田亦因衆皆哭而衆皆哭因以君命賞也然則爰田之制因賞而作非賞以爰田也蓋爰換也開其阡陌以換井田之法也故漢書云秦孝公用高君制輅田賈云易疆界蓋亦謂開阡陌也晉既以田賞衆公田不足故開阡陌以益之之名之為爰田耳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

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杜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安衡案甲兵今欲益多之故又使每州作之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杜兌下震之杜兌下震之

睽杜兌下離上睽歸妹杜兌下震之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杜周易歸妹

也盍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

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

本爻之義未及於變卦也杜解當云兌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耳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杜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

知有責讓之安衡案兌為西為口舌互體有坎為險故云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歸妹之睽亦離杜言震變為離離中虛有不足之象故云不可償也

猶無相也杜歸妹女嫁之卦睽垂離安衡案言直以卦名

震之離亦離杜占之猶且無助也

之震杜二卦變而安衡案易無再變之法而云亦離之震者震之離為雷為

耳杜為雷為火為羸敗姬杜羸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

安杜衡案內卦為主晉也外卦為客秦也內卦兌為水為澤水能克火然火熾反滅

註安承外卦震變為離為雷為火是火氣大盛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唯不能

克立致消滅故曰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杜輶車下縛

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杜輶車下縛

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杜輶車下縛

安正義服虔云震為龍龍為諸侯旗震之離故火焚其旗也惠棟云古禮注丘與

音也王引之云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與此同名杜彼注曰宗

丘楚地則此宗丘亦晉地蓋即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

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丘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丘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則宗丘乃丘名蓋韓原之地有丘曰宗丘故韓原又名宗丘也衡案輶伏兔也縛於

軸上以承輿脫之則輿不能安於軸上允為解脫六三不與上六歸妹睽孤寇

相應故曰車說其輶以喻晉軍上下不相應接之意餘注疏是

張之孤杜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姪其從姑**杜為

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姪於允為安陸榮云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

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箕秦註之象此但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之

義也王引之云震以陽爻為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為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高

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為姪離以女而為姑是穆姪與子圍為姑姪之象也

此以爻之高下為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為長男離為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

離妹說之子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衡案各本杜注作於火為姑沈彤云火當作允

今從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杜逋亡也家謂安衡案自初數

年上六變有去故就新之象故曰其逋陰變為陽陽貴陰賤圍箕於秦

賤也歸其國則為大子貴也故曰逃歸其國之卦為睽即棄其家之象

明年其

死於高粱之虛杜惠公死之明年文父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

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旺相以成其占若安衡案明年謂圍歸

六畫此占本不吉卦盡則福盡明年在六畫之外故曰明年其死乾上九象曰高而

無民是上爻有高象明年又在六畫之上故曰死于高粱與圍歸國之明年惠公死

又明年文公殺圍于高粱與占

違一年者蓋史蘇約略言之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杜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安陸榮云言雖

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於敗也顧炎武云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衡

案獻公固多敗德然韓原之禍乃夷吾自取非獻公敗德所致蓋夷吾懷諫韓簡知

其不可直諫故因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杜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背語背相憎

震夷伯之廟罪之

疾皆人兢所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杜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杜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杜恃齊救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

王城

杜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卿

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杜痛其親為秦所殺

不憚征繕

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

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

歸君杜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杜言選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

秦可以霸杜正義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功衡案武而執

之事服以一役為韓戰之役洵是杜以還志公為當一役顯與上文乖矣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

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杜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

折謂慶鄭曰盍行乎杜蛾折晉大夫

杜謂呼不往誤對曰陷君於敗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

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杜丁丑月二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

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杜安衡案哀矜之字从予令聲與憐同唐以下訛作矜字書不復收矜字謬甚然經

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

乎杜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安正義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鄭玄王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杜征賦也

左傳輯釋卷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且其...']

